

高陽
著

正德外記



高陽著

正德外記

南京出版公司

大明弘治十八年端午節。

時逢佳節，又當盛世；好熱鬧的一個端午。首輔劉健正在相府中大排筵宴，召集內閣中的一班有文采的屬官，分韻鬪詩；忽然，門官疾趨上堂，走到劉健身邊，彎着腰在他耳際輕聲說道：「相爺！宮裏派了一名公公來，說萬歲爺宣召，請相爺馬上進宮。」

明朝稱太監爲「公公」；太監有大有小，職位最高的稱爲「秉筆司禮監」，可以爲皇帝代批奏疏，參預軍國大計。但是秉筆司禮監中，並沒有姓張的；可知宣召進宮，並非有甚麼突發的重大事件，需要處理。因此，劉健便問：「可知何事宜召？」

「沒有說。只說是張公公派來的！」

聽得「張公公」三字，劉健心便往下一沉。他知道，門官所說的張公公是指張愉；此人亦是皇帝的近侍，職務爲掌御藥太監，專門照料皇帝的醫藥——皇帝身子很弱；六、七天以前，聽說咳嗽又厲害了，這是常有的，大家都沒有把它看得太嚴重。如今由張愉傳旨宣召，莫非病情有變？

「趕快備轎！」劉健起身向賓客拱一拱手，「諸公寬坐暢飲。皇上宣召，我進宮去一趟就回來。」說罷，匆匆入內，換了宮服，逕自進宮。

皇帝的寢宮名爲「乾清宮」；宮門就叫乾清門。劉健到得那裏，已另有兩位宰相在等候

——宰相一共三位，謝遷是華蓋殿大學士；其次是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、武英殿大學士劉健。李、謝二人雖早就到達；但以劉健是首輔，所以一定要等他來了，才能一起進見。

皇帝住在乾清宮東暖閣；一進門便有三個早已鋪好的紅呢拜墊，於是劉健領導著下跪磕頭；口中說道：「臣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等叩請聖安，恭賀節禧！」

「三位先生過來！」著便服坐在軟榻上的皇帝說；聲音相當微弱。

「是！」三人同聲答應，站起身來；隨即有小太監將拜墊移近御榻，三人重復一並排跪下。

皇帝慢慢說道：「我承祖宗的大統，在位十八年，今年三十六歲了！那知道了這個毛病，精神壞極；所以跟諸位先生不大見面，以後也見不到了！」

皇帝的病，已經好幾年了；是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從小虛弱，本源不足而起的癆病。不過，皇帝自己很看得開，也不近女色；大家都以為他可以帶病延年，不甚憂慮。可是此刻聽皇帝語出不祥，不由得都吃驚了。

「陛下萬壽無疆，」劉健強自慰勸，「何出此言。託陛下的鴻福，四海無事，正宜靜攝。」

「我自己的病，自己知道；這是天命，勉強不來。」皇帝乾嘔了兩下，用枯澀的聲音，

向左右說了一個字：「茶！」

於是掌御藥太監張愉捧了茶來，雙手捧上；輕聲說道：「萬歲爺請服藥了。」

皇帝沒有答他的話，用茶嗽一嗽口，吐在金唾盂中；張愉看了一下，頓時流下兩行眼淚。

「茶裏面有血絲？」皇帝平靜地說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！」張愉急忙拭一拭眼淚，拿衣袖蓋着金唾壺，轉身退去。

「到這時候，何必還瞞我？」皇帝只有黯然之色；但很快地又恢復了平靜，抬眼看著劉健說，「我謹守祖宗的法度，十八年來沒有一天敢懈怠荒忽。不過，這也是諸位先生輔助之功。」說著，將手伸向劉健。

劉健不知道皇帝要幹甚麼，只捧著伸過來的手，不自覺地鼻孔中息率作響了。

「劉先生不必傷心！我還有要緊話說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我蒙皇考深恩，選立張氏爲皇后；而幸有了太子，今年十五歲了，還沒有選婚。社稷事重；可以傳諭禮部，立刻著手舉行。」

「遵旨！」劉健答說，「臣今天就傳旨禮部。」

「這件事，要諸位先生費心。」

皇帝抬眼環視，不知道甚麼時候，平日接近皇帝的大小監已經跪滿一屋子了。

「來！寫遺旨！」

此言一出，每個人心頭都是一震！只有秉筆司禮太監戴義應一聲：「是！」站起身來做個手勢，便另有兩個太監，抬來一張上置筆硯的紫檀小長桌，拜在皇帝面前；戴義居中跪下，執筆在手，靜候宣示。

「我只有一件事不放心。」皇帝說道：「不放心太子！」說到這裏，聲音有些哽咽了。皇帝的一半也由於撫今追昔，想起了悲慘的童年——皇帝和他的父親——年號「成化」的憲宗，童年都是非常悲慘的。

×

×

×

憲宗的父親英宗，兩度做皇帝，所以有兩個年號，先爲「正統」；後稱「天順」。

正統十四年七月，外蒙古的一個酋長也先，大舉入寇。英宗接納了太監王振的獻議，御駕親征；朝命下達到統兵啓行，只有兩天的功夫，匆促得形同兒戲。結果五十萬大軍在居庸關外，察哈爾懷來以西的土木堡被圍；英宗做了也先的俘虜。

「國不可一日無君」，英宗的弟弟郕王奉孫太后之命，代統國政；並立英宗的兩歲長子見深爲太子。十來天之後，郕王卽位爲帝，年號「景泰」；遙尊蒙塵的皇帝爲太上皇。這一來，太子見深就有隱憂了！因爲景泰皇帝可能有私心，將來要傳位給自己的兒子……而太子是奉孫太后的懿旨所立，無法廢掉，那就只有見深一死，才能使自己的兒子居東宮。卽令景泰皇帝下不了殺姪的毒手，但難保沒有他人先意承志，謀殺見深。所以孫太后派一個親信的宮女萬氏到東宮，保護兩歲的太子。

景泰三年五月，太子見深終於被廢，改封沂王。沂王雖只五歲，但被廢的太子，決不能住在宮內；而他的生母周妃又不能移住宮外，於是萬氏作了沂王府的「女主人」。對沂王，她是嫫姆，但也是慈母。

景泰八年正月，早已由也先那裏迎回，但住在南宮，形同幽禁的英宗，復辟歸位，改年號爲「天順」；十歲的沂王見深，亦重新恢復了太子的身分，遷回東宮，萬氏仍舊隨侍在左右。

誰也想不到的，就在以後太子智識漸開的幾年中，竟跟比他大十七歲，且爲嫫姆的萬氏發生了畸戀。因此，當他在十七歲卽位以後，萬氏被封爲妃；成化二年正月，三十七歲的萬妃爲二十歲的皇帝——憲宗生了一個兒子；萬妃進位爲貯妃。不幸地，這個寶長子，不足一

歲，卽告夭折；憲宗從此沒有兒子。

其實，也不是憲宗沒有兒子，只爲萬貴妃既妬且悍，徹底控制著由她撫養長大的皇帝；也充分掌握了深宮的大權，一發現妃嬪宮女懷了孕，必定逼著她們墮胎。但是，百密一疏，到底留下來一個兒子，就是當今的皇帝明孝宗。

當今皇帝的生母是個謠人，姓紀；本是廣西平樂府賀縣土官的女兒。成化元年，浙江左參政韓雍受命平兩廣蠻寇，師法諸葛武侯七擒孟獲火燒籐甲兵的故事，改大籐峽爲斷籐峽，一戰成功，紀氏被俘入宮，授爲女官；因爲她聰明謹慎，知書識字，所以被派了一個「典守內藏」的差使，掌管宮中的銀庫；這個庫稱爲「內承運庫」。

成化五年秋天，憲宗偶而經過內承運庫，隨便問一問內藏收支出納的情形。紀氏從容不迫地答奏得頭頭是道，憲宗大爲欣賞，因而召幸。那知紀氏初承雨露，居然有喜；消息傳到萬貴妃耳朵裏，大爲妒恨。一方面嚴厲告誡所有的太監與宮女，不准在皇帝面前洩漏其事；一面遣派親信宮女爲紀氏墮胎。但以紀氏的人緣極好，竟獲得這個宮女的同情；回報萬貴妃說紀氏不是懷孕，是生了膨脹病。於是，萬貴妃將紀氏謫居安樂堂；也就是所謂「打入冷宮」。——安樂堂在北海以西的羊房夾道，宮女老病或有過失，照例登安樂堂去住，很少再能回到大內了。

第二年七月間，紀氏懷孕足月，生下一個男孩。萬貴妃當然饒不過他；召來一名太監，命令他將紀氏所生的兒子，投入水中淹死！

明朝的太監有許多來自福建；這個太監是同安縣所屬的金門島人，名叫張敏。接到萬貴妃的命令，大吃一驚；那時柏賢妃所生的一個兒子，剛爲萬貴妃害死，如果紀氏所生的嬰兒亦不能活命，就別無皇子了！

於是，張敏與同事密議，決定保全這個唯一的皇子。一面向萬貴妃覆命，說是已如言辦妥；一面將皇子藏匿在安樂堂的密室中哺養。安樂堂中的妃嬪宮女，相約決不洩密；被廢的吳寶后住在西苑，也經常通過金鰲玉蟬橋，到安樂堂來親自照料。

這樣在不見天日的密室中，將小皇子養到六歲；憲宗都還不知道自己有個兒子。適時是成化十一年，憲宗二十八歲，未老先衰，已有白髮；有天召張敏爲他櫛髮，望著鏡中的影子嘆息：「快老了，還沒有兒子！」

聽得這話，張敏一下子心跳得很利害；想了又想，終於跪了下來，磕頭說道：「奴才死罪！」

憲宗愕然：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「萬歲爺已經有兒子了。」

「甚麼？」憲宗怕是自己聽錯了。

「萬歲爺已經有兒子了。」張敏重復一遍。

憲宗驚喜莫名。他生來口吃，遇到激動的時候，更是期期艾艾地無法畢其詞，只聽他不斷地在說：「在、在、在……。」

張敏懂他的意思，是問「在那裏？」可是他不肯輕易出口；因為關於公開小皇子身分一事，自吳廢后以次，曾經討論過不止一次，唯一的顧慮是怕皇帝對付不了萬貴妃。這一來，秘密洩漏之日，便是小皇子生命危險的開始。所以在多次討論中，獲得一個瞭解，一旦皇身分公開，必將激怒萬貴妃，必須有人認罪當災來消她的氣。這個人自是張敏；因為當初她違反了萬貴妃的命令，不曾淹死小皇子，便是罪魁禍首。當然，張敏既然準備犧牲，便有權選擇最適當的時機來公開小皇子的身分。

此刻是最適當的時機，可是張敏覺得個人生死事小；保全皇子，為有關國本的第一等大事。他必須獲得承諾，才能吐露秘密。

「奴才一說就不能活命了！不過萬歲爺要為小皇子作主。」

這意思是說，如果萬貴妃惱怒不解，儘不妨將他處死。但皇帝無論如何要庇護皇子。而憲宗在此時又何能去體會他的深意？依舊只是：「在、在、在……」

這時隨侍在左右的，還有一個用事的司禮監。他在太監中是好出身，原籍山東高密；爲宣宗朝兵部侍郎戴綸的族弟。戴綸以諫游獵坐「怨望」罪，宣宗親審；戴綸抗辯不屈，觸怒了宣宗，不但處死，而且抄家。明朝的刑罰極重，戴氏一族皆連坐；戴綸有個叔叔太僕寺卿戴希文，亦罷官籍沒，一個幼子被「淨身」爲小太監，賜名懷恩；就是此人。

懷恩懂得張敏的用意，但皇帝既不瞭解，則事已洩露，應該即刻採取行動，越快越好；不然，片刻的遲誤，可能就給了萬貴妃一個先下手爲強的機會；所以接口說道：「皇子秘密養在西內，女官紀氏所出，今年六歲；爲有顧慮，不敢上聞！」

這個顧慮在憲宗是非常明白的；站起身來只說得一聲：「到西內！」

由於只有一個兒子，自然就是太子，而迎接太子，應該鄭重其事；同時皇帝亦不便駕臨安樂堂，所以特派使者迎護，皇帝在便殿坐等。

其時安樂堂得到消息，簡直震動了。當使者到達時，太子已經打扮好了，穿一件小紅袍；從未剃置的胎髮，長垂及地。悲喜交集，淚流滿面的紀氏，緊緊擁著兒子說：「兒啊！你一去，娘就活不成了！你去了，只看穿黃袍有鬚鬚的，你就叫『爹爹』！」

小太子不知母親爲何悲傷？只馴順地答應著；爲使者抱上一頂小轎，一直抬到便殿。下轎看到黃袍有鬚的人，激發了不可思議的父子天性；撲向皇帝懷中大喊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

這個六歲的太子，照玉牒上世系的排行，是「祐」字輩；第二字取名，依照五行「木火土金水」的次序，是成祖以來的第六代，恰好又誤取「木」字偏旁，選定一個「槿」字。

祐槿在十二年後繼承大統；就是當今皇帝。十八年來勤政愛民，是一位好皇帝；可惜身弱多病，皇嗣不廣，只有兩個兒子，都是張皇后所出；次子封爲蔚王，三歲夭折，如今只剩下一個長子，也就是太子。

太子今年十五歲；先天後天，都跟他父親大不相同。先天有四分之一的猛人血統，從小茁壯非凡，活潑過人。後天，中宮所出，又成獨子，誰不視如稀世奇珍？皇后溺愛，不在話下；皇帝則想到從小有如孤兒孽子的那種淒涼歲月，要將自己的缺憾，在兒子身上彌補，所以明知縱容爲非，而無法自制，也變得溺愛不明了。

如今大限將臨，想到太子是個特等纨绔，雙料頑童，難膺重任；後悔平時失於教導，愧對祖宗臣民，然而已經晚了！唯一的希望，只有寄託於顧命的大臣，所以決定早立遺旨。

「知子莫若父。東宮很聰明，但是年紀太輕，好玩、好奇；諸位先生一定要輔之以正道，才能有望做個明主。」

說到這裏，氣弱喘息，再無法往下說了；只將錄下的遺旨看了一遍。點頭認可，揮揮手結束了與宰相最後一次的會面。

第二天，皇帝就駕崩了；尊諡「孝宗」。十五歲而長得已如成人的太子卽位：定年號爲正德。於是「八虎」的權勢，亦就更非昔比了。

「八虎」就是伺候太子的八大太監，名叫：馬永成、高鳳、羅祥、魏彬、邱聚、谷大用、張永、劉瑾。本性有好有壞；本事有大有小。其中秉賦最狠毒、手段最狡猾的是劉瑾。

論宦官的職位，劉瑾並不重要；他是鐘鼓司的掌印太監——明朝宦官有十二監、四司、八局，合「二十四衙門」，其中司禮監的掌印太監，爲皇帝裁決大政、批閱章奏的主要助手，可說是二十四衙門的實際首腦；鐘鼓司不過掌管朝參的鳴鐘擊鼓，以及宮內消閒取樂的雜戲而已。

此人是陝西興平人，本姓很怪，是「淡薄」的「淡」。在景泰年間，淨身入宮，投到一個劉太監門下，因而改爲姓劉。劉瑾在成化年間領教坊司，官妓都歸他管；所以頗好聲色的憲宗，少不得他。

憲宗之崩是因爲多吃了壯陽的「金石藥」之故。這在劉瑾當然也要負責任；同時孝宗的私生活很謹飭，也用不著劉瑾這樣的人，所以將他擡到天壽山憲宗的茂陵去「司香」。及至太子漸長，生性貪玩；而劉瑾在這方面門路精通，所以將他調回宮中，掌管鐘鼓司；劉瑾便從民間物色到各式各樣雜耍的好手，盤槓子、三上吊、猴兒騎羊、大鋸活人；新奇花樣，層

出不窮，將個太子哄得沒有劉瑾便吃不下飯。

但是劉瑾却頗有野心。他很讀過一些書，幹這些委瑣之事，不過是取寵的一種手段；一旦得勢，要做王振第二，當然他是有自信的，決不會再搞出「土木之變」，使得小皇帝像他的曾祖父英宗那樣，沙漠蒙塵。

小皇帝卽了位，最先得勢的就是劉瑾；被調爲「內官監」的掌印太監，主管宮內一切營造事宜，在十二監中，地位僅次於司禮監。

劉瑾的目標是司禮監的掌印太監。可是他也知道，這個職位不可強求；基礎未固，卽令強求到手，做起來亦很吃力。他覺得第一步應該抓實權；尤其是抓兵權。

於是，在正德元年正月，他說動了皇帝，讓他掌管神機營屬下的「五千營」。

明朝的京營分爲三部分，稱爲「三大營」；神機營是其中之一，用的是火器。永樂皇帝多次御駕親征，神機營列爲先行部隊；行軍宿衛則在最外圍。所用的大炮有個封號叫做「紅衣大將軍」。

神機營所轄的部隊，除了炮兵，還有騎兵。永樂年間名將譚廣，在山西練兵——山西代州所出的馬，稱爲「代馬」，自古有名：譚廣繁殖了五千匹，解送到京，因而專立一營，就叫「五千營」。京營的精銳在神機營；神機營的精銳在五千營。劉瑾有此一支兵在手，聲勢

頗然不同了。

可是，先皇老臣，正色立朝，那裏能容宦官抓權得勢？劉瑾認爲不攻掉這班老臣，不能爲所欲爲；而要攻掉這班老臣，首先要在外朝中樹立黨羽。因此，多方示意，希望有人肯跟他合作。

以他在皇帝面前所受的寵信，自然有人趨炎附勢：其中在劉瑾看來最有用的是禮部右侍郎焦芳。

×

×

×

焦芳實在是個無賴，但居然亦是翰林。他是河南泌陽人；在天順八年中進士時，宰相是河南鄭州人的李賢，看在南陽府大同鄉的分上，將他列在「庶吉士」的名單中，得以授職翰林院編修。

由編修升爲侍講，滿了九年，照例考績，應該升爲侍講學士。有人跟宰相萬安說：「像焦芳這種肚子裏火燭小心的人，莫非也可以當學士？」

焦芳聽得這話，聲色俱厲地公然表示：「這一定是彭華說我的壞話。如果我當不上學士，看我不殺他！」

彭華是內閣學士，很得萬安的信任，而膽子極小。焦芳是故意這樣恫嚇；目的是要彭華害怕，替他到萬安面前去關說。果然，彭華怕一命不保，苦求萬安，將焦芳升了侍講學士。就這樣，焦芳完全用流氓的手段做官，橫行霸道，奸狡百出；居然循資歷階，做到了禮部右侍郎。

焦芳有個同鄉叫做劉宇，現任「右都御史總督宣化、大同、山西軍務」，也是個小人。他跟兵部尚書劉大夏不和，很想取而代之；只是人在邊關，無法在京裏活動。聽得劉瑾有意在外朝結納，便以舊交的淵源，介紹焦芳給劉瑾；目的是希望焦芳替他在劉瑾面前代達許多信中不便細說的話。

焦芳表面像個老粗，其實心思極細；接到劉宇所寫的介紹信，却不忙去見劉瑾，打算著先要找個「効忠」皇帝的機會，打個底子再說。

機會終於來了！有一天大臣會商國政，提到財政，戶部尚書韓文不勝感慨地說：「國庫空虛，而理財不是變把戲，可以無中生有；唯有勸皇上節用而已。」

像這樣的會議，焦芳知道必有宮內派出來的太監在隱秘之處偷聽，所以他故意裝得憤憤不平地：「平民百姓家，也有額外的用度，何況皇家？俗語說：『無錢揀故紙』，如今天下積欠的錢糧、逃匿的稅收，不計其數！爲甚麼不加緊催征，而要限制皇上的用度？」

這番話是要借那偷聽的人的嘴，去說給皇帝聽的。然後，焦芳才持着劉宇的信去見劉瑾。由於皇帝對焦芳已有好感，所以劉瑾亦易於進言；不久，焦芳竟由禮部右侍郎一躍而爲六部之首，俗稱「吏部天官」的吏部尚書。

×

×

×

焦芳接任不久，就遇見一件使他很爲難的事。

皇帝也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！充沛的精力，彷彿永遠消耗不盡似地；可是沒有用在正途上。白天擊毬走馬，放鷹逐兔；到晚來，燈火璀璨，俳優登場，在八虎陪侍之下作長夜之飲。有時帶着小太監在後宮亂闖。後宮的女官，共分六局二十四司；粥粥羣雌，不分妍媸，遇見醉後的皇帝，都有親承雨露的機會。至於冊立還不久的一后兩妃——皇后是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的長女；兩妃一沈一吳，封號是賢妃與德妃；十天半個月見不着皇帝一面是常事。

這是個不折不扣的昏君！戶部尚書韓文一提起來就會老淚縱橫，痛心不已。於是他屬下有個人忍不住要開口了。這個人是個才子，名叫李夢陽，官居戶部郎中；他笑韓文，身爲國家大臣，却只會哭；能哭得出甚麼名堂來？